

记录下“那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”

洪放



《乡村，那些记忆》
吴超
团结出版社

一整个下午，我都沉浸在吴超先生的书稿《乡村，那些记忆》之中。这本近二十万字的书稿，让我重新回到了乡村，回到了农耕文明的朴素与简约之中。而读完书稿，一抬头，黄昏已至。夕阳正一寸寸走向平和与柔软。这恰与我读毕书稿的心情一致。我叹息了声，我不知道我是为着吴超先生的书稿叹息，还是为着这走向平和与柔软的夕阳叹息。

或许都是吧！

很久没有这样的阅读体验了。人与书几乎融合到了一起。人成了书的一部分，而书，恰恰深入到了人的最内心最原始的记忆情感之中。仿佛血液中那些来自于乡村的火种，那些成长于乡村的清寒与简朴，那些被乡村一遍遍打磨的坚韧与广阔，都浮现上来。我凝视着它们——我们的乡村，也就是吴超先生笔下的乡村。我们的乡土，也正是吴超先生笔下的乡土。我们的乡村灵魂，也正是吴超先生笔下的乡村灵魂。

吴超是记录下了乡土中国的“那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”（费孝通先生语）。而这波纹，也曾经直到现在，甚至将来，都同样是我们身体所及、心灵所及、情感所及、生与死所及的至真皈依。

一本书，与其说是吴超先生对乡土的回望，倒不如说是一个本质上的乡村赤子对乡土的逡巡。首先，他是真诚的。而真诚，便是为文为人的第一要素。乡土容不得虚伪与矫情，而来自于乡土的最深刻的基因，决定了吴超看乡土上的每个物件的亲切。很多，曾经是他的工具，或者是他的父辈、祖辈的工具。即使有些已经消失了，但它们曾在乡土文明中所发出的光芒，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它们带来的谷物、温饱与四季。书中对于农耕的记忆，深入而广阔。一个没有对

乡土充满至诚的人，是不可能写出如许的文字的。同样，在《挂车河畔》这一辑中，吴超沿着先祖的足迹，探索溯源。他描绘了先祖筚路蓝缕、开辟吴氏祖业的历程，怀想先祖们风雪之中迁徙的艰难。而在这一辑的最后，总让我想起桐城挂车山里吴氏祖祠前那条宽阔的流水，那片葳蕤的草地……吴超不仅仅是个写书的人，他更是个心有热爱的人。他成就了许多常人难以成就的事业，而在文字中，他却将所有的辉煌与荣光，都给了先祖，给了天地，给了永不停息的时间。

读《乡村，那些记忆》，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关于农事的记载。随着吴超先生的笔墨，一幅幅乡村农耕图如幻灯片般闪烁。我甚至揣想：他是在油灯下写这些的。因为油灯的氛围，正贴合这些农事的氛围，贴合这些农具的氛围。由此，我想到了吴超先生写作的第二个特点：素朴。

素朴是一种美学特征。它出自天然，追求简朴与天真。吴超的文字中，无论是写人，还是写物，都有一种孩提般仰望的纯朴。而对于笔下的人和物，又是恰到好处地抓住了最动人的部分。他并非泛泛而写，而是从情感深处来写，从他对乡土的热爱处来写。在《传统匠人》和《百味人生》两辑文章中，他将从前那些在乡村上劳作的匠人们唤醒，使我们再次看到了那些匠人们走村串巷的足迹，看到了他们以手艺以笑声擦亮的岁月；在乡村乡亲、父亲母亲等等人物的回忆与刻画中，他不事造作，发乎于心，凝于笔端。这或许正是为文的最好境界，素朴如水，却动人心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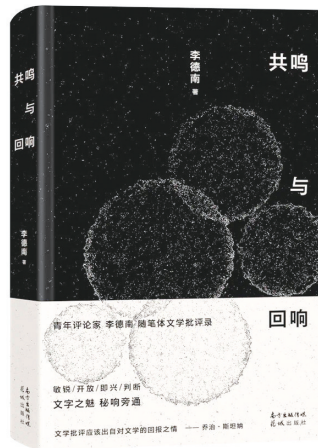
吴超先生的《乡村，那些记忆》，是一本最能让人觉察到文如其人的作品。他为人憨厚、聪慧、通达、恬淡。为文则呈现了山水小品似的简约、雅洁、端正与平和。他不企求通过这些文字获得任何名利，他只想通过这些文字，来表达他的乡土。他所记录下的“那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”，本质上就是乡土文明的内核。而他在书本之外所坚持的事业，本质上又是对乡土文明守候的一种致敬。

黄昏了。广大的乡村，包括吴超先生的挂车河畔，也都将沉入夜晚。但夜晚有夜晚之美，有蛩鸣，有星光，有赶路人，有山歌，有流水，有夜鸟飞过的翅膀痕迹，有祖屋里祖先们的目光，有农田上空那氤氲的气流，有露珠，有月光，有故事，有神迹……它们都有，都在《乡村，那些记忆》的宽厚与遥远之中。



批评的南方声音

江飞



作为同时代的“80后”批评家，德南是非常优秀的一位。2015年，我曾经给德南的第一本评论集《途中之境》写过评论文章《回归生命存在，重构批评伦理》。当时我就认为，德南不仅具备了“80后”批评家所共有的学院教育背景，表现出过硬的专业素质和人文素养，展示出敏诚多思、敢说真话的现实人格和批评品格，更体现出其自身的独特优势：一是硕士阶段的哲学专业训练；二是批评家与作家的双重身份。所以，德南的批评呈现出哲学理论与作家作品相结合、宏观文学史论与微观作家作品专论相结合、实证与悟证相结合的个性风貌。这些优势在这两本批评集《共鸣与回响》《为思想寻找词语》中表现得同样鲜明，但也呈现出新的特点。

第一个特点就是批评意识的强化和深化。这两本书中有多篇文章是对批评的批评，比如《为批评营造另外的意义空间》《不“理想”的文学批评》《无限的任务——关于当代文学批评》等等，可称之为“元批评”。德南恰恰是把现象学、解释学、存在论、实践论等哲学和文学史、思想史的理论与方法带入批评，反思批评，使批评成为真正的批评。尤其是《文学批评的危机时刻》这篇文章，指出批评性批评在减少，同时也指出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完全消失，比如在豆瓣、微信公众号、网站专刊等新媒体中。要应对这种危机，就要求作家、批评家和读者都要与一种个人的自觉，要努力成为一个真正具有主体性的“我”。我觉得，德南提出的这种危机是存在的，应对方案是引人深思的，尽管这种主体性的实现并不那么容易，但至少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。

此外，德南对批评文体和批评语言也很有自觉意识。比如他把长文、较长文和短文分开编选，比如《途中之境》收录的都是很长的学术论文，《为思想寻找词语》收录的是较长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，《共鸣与回响》收录的是短论、短评、会议发言、对谈等形式多样的随笔体短文。在长文中他力求用清晰准确的学术语言来表达，甚至刻意回避诗性语言，而在短文写作中则尝试用诗性语言。这些都构成了他对批评的深入反思和



自我革新。对一个批评家来说，这种元批评是意味深长的，它面对的不是具体的一个个文学文本获特定的文学现象，而是对批评实践和写作本身进行反思和内省，力求揭示出制约批评的内在属性和外在因素，从而为重建批评的学科地位和促进批评的发展完善提供可能，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德南不懈探索的身影和足迹。

第二个特点就是批评对象的丰富和宽广。德南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学或者说文学文本，尤其是对“70后”“80后”即同时代的作家、批评家的作品有着持续的、系统的研究，但这些年他的文化批评同样做得风生水起，比如他对《她》《黑镜》等电影电视的批评，通过这些电影来谈现代自我的困境及其出路，谈科技与人性的关系，谈技术、娱乐时代的民主政治，这些都大大突破了文学的边界，又与文学彼此沟通，暗度陈仓，很好地表达了自己乃至我们这代人的“爱与怕”“意志与深情”。

德南自己在“后记”中说，“我希望借助这些词语来形成相对确定的言说路径，同时又希望这些路径是开放的——它们彼此相通，也与另一些我未曾走过的路径相通”。我觉得，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，重要的不是批评什么，批评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东西，文学的，或文化的，艺术的，重要的是以什么样的批评观、批评立场和批评方法来批评，是通过批评来建立自己怎样的学术理想和批评理想。很显然，德南已经逐步建立自己的学术理想和批评理想，并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。

按照蒂博代的话来说，“批评家不仅要欣赏，他还要理解和创造。无论他多么远离教条，他也必须力求做些证明、整理和建设的工作。”（《六说文学批评》）这两部书正是德南这些年来理解和创造、整理和建设的硕果，是建构自觉的话语面貌和文学理想的见证，是德南在广州发出的批评的南方声音。当然，尽管德南并不在高校任教，但他的这些批评有非常学院化的一面，这和他上海大学、中山大学的学习经历和学术趣味密切相关，所以他很注重和学院的同行进行对话，也多少会受到学院学术体制和批评体制的塑造和影响。正如德南自己所言，“真正有大精神、大识见者，自可以在局限之外另开一路，自立其‘大’”，我相信德南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，突破批评的自我的局限，另开一路，自立其大！